增刊
1982

新剧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学院图书
藏书专用章

《新剧作》1982年增刊

《新剧作》编辑部编

上海艺术研究所出版

1982.12

封面设计　万　福

《新剧作》1982年增刊

编辑者　《新剧作》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艺术研究所
上海汾阳路112弄2号

印刷者　宁波大众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82年12月出版

定价0.65元

目　录

1　雪纷飞（六场话剧）

江　深

73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八场京剧）

陈西汀

135　看看准足（五幕滑稽戏）

张双勤　梁定东

202　心灵的考试（独幕话剧）

张　敏

232　心在呼唤（独幕话剧）

汪振亚

254　生活的价值（独幕话剧）

刘业雄

六场话剧

雪　纷　飞

江　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人　物　表

谢晚华　上海流亡女学生，CY团员
叶劲草　上海地下党工作人员
许云乐　鄂豫皖红军某师师长
罗敬山　岭南道委书记兼东路游击司令
许毛姐　乡苏维埃委员
潘赤君　东路游击司令部参谋主任
大脚嫂　乡赤卫队员
明　伢　罗敬山的警卫员
苏　红　明伢的妹子，少年先锋队员
大悲和尚　凌云寺住持
冯掌柜　叶源记茶行掌柜
裘皈佛　敌特别行动署稽查
春娟　秋铃　女仆
小　贩　旅　客　佩枪的汉子
水　警　小沙弥　男女赤卫队员
士　绅　红军战士若干
商　人　卫　士　白军甲、乙、丙
几个孩子　姑娘甲、乙

第　一　场

〔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

〔驶往汉口的一艘旧式江轮上，谢畹华凭栏而立。

〔阴云低垂，江上的风帆和远处的岸柳不时移过。

〔几个旅客出舱眺望。

教师模样的　出了黄浦江，整整三天三夜，才到这安庆一带，照这样，几时能望见江汉关的钟楼？

商人模样的　唉，不是停船搜捕，就是靠岸检查，船怎么能快得了！

教师模样的　奇怪，政府当局有这股劲，怎么不去对付日本人？

商人模样的　（指驾驶台下的标语）瞧，攘外必先安内嘛，这是国策……

〔几名水警持枪匆匆奔入客舱。

教师模样的　看！又要搜捕什么人了。

商人模样的　（神秘地）说是船上混入了共产党……

教师模样的　真的？

商人模样的　（小声）这儿离大别山不远，听说常有人搭船经安庆、汉口到山里去投奔红军。

教师模样的　眼下的法律是只许投靠日本人，不准投奔共产党！

商人模样的　（顾盼四周）老兄……

〔谢畹华望望他们，会意地笑了，两人连忙踱了开去。

〔一个小贩，捧了一架手摇留声机走来。

小　贩　租话匣子，租话匣子！京戏、黄梅戏、流行歌曲、时髦小调，样样俱全，要啥有啥……（走近谢畹华）小姐，听啥？毛毛雨、雷蒙娜、丽娃丽妲……一张片子三个铜板，又解闷，又消愁……

谢畹华　（厌恶地掉过头去）……

小　贩　听一张嘛，小姐，包你清心悦耳，春风满面……（把唱机一搁，安上唱片，响起了软绵绵的歌声）

〔谢畹华愤而转身，不想碰着唱机。吱呀一声，唱片坏了。

小　贩　（扯住谢畹华）哎呀，把我的唱片弄坏了，你赔，赔！

〔谢畹华正要分辩。阔商模样的叶劲草走来，掏出皮夹，把几张钞票丢给小贩。小贩拾起钞票，抱着唱机下。

谢畹华　（惊讶地）表哥，是你？

叶劲草　畹华。

谢畹华　真没想到，你也在船上。

叶劲草　刚才，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怎么，是去汉口？姨夫和表姐呢？

谢畹华　（眼圈一红）都死了……

叶劲草　啊！

谢畹华　死得都象个中国人。姐姐是帮十九路军抬伤员，给鬼子炸死的。爸爸到市党部请愿，给打了出来，气得吐了血，临死，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了文天祥的两句诗：从今别却江南路……

叶劲草　化作啼鹃带血归。

谢畹华　（含泪激愤地）可我不想化作啼鹃，我愿我的身躯变成一枚炸弹，和这万恶的世界同归于尽。

叶劲草　轻点声！畹华，现在你一个人究竟要去哪里？

谢畹华　（轻声地）进山。

叶劲草　太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谢畹华　（苦笑）在学校的时候，你说我是书呆子，我骂你是革命狂……经过这几年的颠簸，我才明白，你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决定到那边去，寻找自己的亲人。

叶劲草　真巧，我们正好同路。

谢畹华　哦，你这几年不是一直在京沪线上做流亡学生的工作？

叶劲草　那些事太琐碎。到那边去，才真正可以大有作为。最近，我的身份暴露了，上面要我立即进山。

谢畹华　（抓住他的手）我们真的走到一起来了。

叶劲草　是啊，畹华。在我们那边，天空格外的蓝，太阳格外的亮，花儿格外的香。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不再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它已经是一种现实，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

谢畹华　（兴奋、激动）太好了，太好了。从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畅快的呼吸，大声的说笑，再不用担心出门有密探盯梢，睡梦有巡捕敲门，耳边有警车嚎叫了……

叶劲草　注意。

〔汽笛鸣叫。水警陪同裘皈佛及几个佩枪的汉子闯上。

水　警　（向旅客）把船票、行李统统拿出来。

裘皈佛　（走向叶劲草）先生，证件。

叶劲草　（出示信函）淞沪警备司令部特许……

裘皈佛　啊，源记茶行的叶老板。久仰、久仰。叶老板这次是……

叶劲草　取道安庆，进山贩货。

裘皈佛　听说贵行专管大别山的名茶？

叶劲草　那倒不一定。举凡六安瓜片、涌溪火青、太平猴魁、歙县屯绿、九华毛峰、黄山珠兰、以至齐云珍眉、敬亭绿雪……小号都有货源。

裘皈佛　好，不愧为财源茂盛达三江。可惜叶老板这次进山，似乎不是时候。

叶劲草　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采不得。眼前正是春茶上市，满山飘香的季节，怎么说不是时候？

裘皈佛　嘿嘿，我怕叶老板进山之后，闻到的不是茶香，而是另一种气味。

叶劲草　您是说，又要剿共？

裘皈佛　（笑而不答，转向谢畹华）请问，这位是？

叶劲草　我的太太。（挽起谢畹华的胳膊）在上海滩住腻了，带她出来换换空气。

谢畹华　（一怔，下意识地想挣脱）

叶劲草　（急忙掩饰）我们刚结婚。看，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裘皈佛　哈……你们在上海滩听够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这回当心给红军的机关枪、手榴弹弄得心惊肉跳啊！打扰了。（率便衣进舱）

谢畹华　表哥，你肚子里还真有两本茶经。

叶劲草　你忘了，我家早年一直在大别山开茶行。到现在，我爸爸还有一点产业留在山河镇上。

谢畹华　布尔乔亚。（抽出胳膊）

叶劲草　啊，对不起。刚才我冒昧地把你称作我的太太。

谢畹华　（钦佩地）多亏你机警……

叶劲草　坦白的说，这也是我一瞬间真实情感的流露。别用那样的眼光看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怀念你，一直等待着……

谢畹华　别说了，晚了……

叶劲草　怎么，你已经结婚了？

谢畹华　还没结婚，可他已经把我的心带走了。

叶劲草　他是谁？

谢畹华　跟你一样，（轻声地）马克思的信徒。

叶劲草　你们认识很久了？

谢畹华　上海工人暴动失败以后，我偶然碰见了他。他在我家养伤，住了很久……他使我走上了和你一样的路。

叶劲草　（嫉妒地）于是，你就成了信徒的信徒。这个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

谢畹华　（深情地）他叫许云乐。周恩来派他去了大别山，听说在红军里头当师长。一别两年了，我真恨不得一下就飞到他的身边。

叶劲草　原来你是去寻找你的未婚夫。

谢畹华　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再也呆不下去了。

叶劲草　（苦笑）没想到，我们这次重逢，仅仅是同路而已。

谢畹华　（笑）不是同路，是同志。（伸出手来）别生气，叶志财同志。

叶劲草　（疏远起来）不，我已经改名为叶劲草了。叶劲草，疾风知劲草的劲草。

谢畹华　表哥，此去，我愿象你的名字那样，成为大别山上的一棵劲草。

叶劲草　仅仅靠爱情为养料，是长不成劲草的。必须植根在信仰的土壤中，才经得住风雨的侵袭。

谢畹华　别把人看扁了。你以为我只是去寻找爱情？否，今日之谢畹华，已非当年之书呆子。不信，你往后可以考验我的。

叶劲草　当然，我知道你是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我只是说……

〔舱内人声喧哗，夹杂着留声机的靡靡之音。

谢畹华　听，多么无耻！（冲动地）表哥，请看我的表现吧！（奔向舱口）

叶劲草　畹华！

谢畹华　（向舱内演讲）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九一八的炮声还在耳边响着，一·二八的鲜血还在身上流着，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踩到我们头上来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能让亡国之音消蚀我们的灵魂……

〔舱内人声：说得对！不许唱了！砸烂它！

〔一阵噼里叭啦砸东西的声音，杂以争吵声。

谢畹华　砸得好！同胞们，现在，我来给大家唱一支歌。（边唱边向舱内走去，歌声淹没在口号、欢呼声之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叶劲草　（环顾）糟，要出事！（急匿身于起锚机后）

〔裘皈佛与水警、便衣上。

裘皈佛　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快，把她抓起来！

水　警　（犹豫）她，好象是那个茶行老板的太太……

裘皈佛　蠢！老板太太会宣传抗日吗？给我连老板一齐抓！（率众扑向舱内）

〔叶劲草急掏出枪来，朝天开了一枪。

叶劲草　（大喊）不好了，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啦！

〔舱内大乱，旅客们四处奔跑。谢畹华上。

谢畹华　表哥！

叶劲草　你闯祸啦！

谢畹华　这有什么，趁着江上有雾，咱们跳下去。

叶劲草　不能莽撞……

〔两个旅客向他们奔来。

教师模样的　跟我们来，船尾有只舢板……

叶劲草　请问，你们是……

商人模样的　有良心的中国人。快！

〔两旅客下。叶劲草与谢畹华随下。

〔小贩抱着砸坏的唱机上。

〔裘皈佛带水警冲上。

裘皈佛　咦，人呢？

小　贩　（哭丧着脸）警官老爷，我的吃饭家伙全砸了。

裘皈佛　滚！（把唱机踢下江去，忽有触动）哎，会不会跳水跑了？

水　警　雾太大，看不清楚。

裘皈佛　（朝江面放了几枪）通知安庆沿岸，加紧搜捕，严防他们潜入大别山赤区。

——灯暗

第　二　场

〔盛夏。风光秀丽的大别山麓。

〔村头。枝叶茂密的枫树下露出一角农舍，一条山路从树下蜿蜒而过。路边有口山泉。

〔远处有山歌声。许毛姐坐在屋前，轻轻摇着箩窝，见婴儿睡着了，起身轻轻朝外走去。

〔箩窝内婴儿啼哭。

许毛姐　（折回）哦，伢子你莫哭，莫要拖住妈的手脚，等你爸爸打开麻城，带身新褂褂回来抱你，啊，哦……

〔许云乐扛着扁担，挥汗路过。摘下水壶，到泉边舀水。

许云乐　嗬，这泉水真好！

许毛姐　（和善地笑着）是好哩。这水洗衣裳最能下灰，和面做馍最软和，烧稀饭，米粒儿最肯化，多啥喝它都不闹肚子。

许云乐　听你这一说，我起码喝它三壶。（端起水壶就喝）

许毛姐　（着急）哎、哎，再好的凉水也不能贪喝。我给你烧去。

许云乐　不用麻烦。挑脚的肚子是口锅，凉水下去，一会儿就开了。

许毛姐　这位同志哥好面熟。你打哪儿来？说你是红军，可没挂领章，说你是伕子，偏又穿着军装。

许云乐　我呀，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

许毛姐　看模样，你是给前方运粮食来着。

许云乐　对，我刚从麻城转回来。

许毛姐　（欣喜地）麻城打开了？

许云乐　（摇了摇头）……

许毛姐　怎么？

许云乐　红军遭到了损失，已经撤离了麻城。

许毛姐　啊？不要紧，蒋介石三次围剿都叫俺们粉碎了。光苏家埠一仗就消灭了他三万多。红军猛烈扩大，革命飞快发展，上面领导说，往后国民党只是个偏师了……

许云乐　大嫂，你晓得啥叫偏师？

许毛姐　我也不大懂。反正国民党是衤后的蚂蚱，没有大蹦头了。

许云乐　（喟然长叹）轻敌麻痹，害死人啊！

许毛姐　快莫这样说。叫人听见，会说你是右倾！

许云乐　谢谢你，大嫂。请问，乡苏维埃在哪里？

许毛姐　你要找哪个？

〔苏红扛梭标跑上。

苏　红　罗婶儿，罗婶儿！

许毛姐　红子，有啥事，慢慢说。

苏　红　（快要哭了）我妈她们从前方回来了，说是麻城没打开。

〔几个男女赤卫队员带着扁担、担架默默走上。许毛姐迎上。

〔大脚嫂风风火火地赶上来。

大脚嫂　（看见许云乐，吼了起来）别走，你别想偷偷的溜掉！

赤卫队员们　（围上去）对，别走。

大脚嫂　（向许毛姐）我的妇女委员，可不能放他走。他是戴着乌纱帽弹棉花——有功之臣！

许毛姐　大脚嫂，你们认识？

大脚嫂　他是个怪人，能耐可大呢！从麻城撤回来，我们几个人夜晚碰上了白狗子——差不多有一个班，你说多玄！多亏他不慌不忙的，领着我们摆了个扁担阵……（抓着扁担，比划着，悄悄绕到许毛姐身后）不许动！

〔罗窝内婴儿惊哭。

许毛姐　看你，看你。

大脚嫂　（忙晃箩窝）哦，别哭，别哭，都怪婶子嗓门儿大……

〔众笑。

许毛姐　乡亲们都辛苦了。乡苏维埃早宰了口大猪等着，快回去歇着。

〔赤卫队员和苏红分头下。

许云乐　大嫂，你是苏维埃委员？快告诉同志们，要作好撤退上山的准备。

许毛姐　（一惊）上山跑反？

许云乐　红军从麻城一撤，白军必定向岭南这一带猛扑过来。看模样，蒋介石已经对咱们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要赶快组织乡亲们坚壁清野，免得吃亏。

许毛姐　（诧异地）同志，你到底是谁？

许云乐　（笑而不答）大嫂，快带我去乡苏维埃，好吗？

许毛姐　哎。（抱起婴儿下）

〔许云乐跟下。

〔隐隐的炮声。

〔少顷。一副担架抬着罗敬山上。后面跟着明伢。

罗敬山　（从担架上昂起身来）停下，停下。他娘的，谁叫你们把我抬到家门口来了？

明　伢　司令，你醒过来了？

罗敬山　叫潘主任把独立营拉上去，从侧翼揍他个小舅子！

明　伢　你放心回家休息吧，司令。白狗子垮下去了！咳，刚才好险，一发炮弹就落在你身边，我还当你革命成功了呢！

罗敬山　没那么容易。不打开麻城，我是坚决不报销伙食帐的。

〔明伢扶罗敬山到屋前。担架队员下。

明　伢　（向屋内）罗婶儿，罗婶儿！

罗敬山　别喊了，她准是在村里忙着。（拿过明伢的枪察看）刚才你

打死了几个白狗子？

明　仔　（得意地）八个。

罗敬山　好样儿。子弹呢，还剩几发？

明　仔　没啦！

罗敬山　没啦？你，过来！（摸明仔的子弹袋）阿哈，痛快。小小一仗，把十一发子弹全给我嗵嗵出去了！我问你，十一减八等于几？

明　仔　等于……（板着手指）等于三。

罗敬山　（将腰间马鞭甩给他）你抽你自己三鞭。

明　仔　（哭丧着脸）司令……

罗敬山　抽！

〔许毛姐上。

许毛姐　敬山，别难为孩子。

罗敬山　看在你婶儿面上，先记上帐，下回再把子弹打飞，一并处罚。

明　仔　嗯。

罗敬山　出发快两个月了，想你妈了吗？

明　仔　想。

罗敬山　（朝明仔屁股给了一下）还不快给我滚！

明　仔　是！（敬礼，转身跑下）

罗敬山　鬼东西！

许毛姐　（关切地）听说你让炮弹给埋在坑里，刚醒过来……

罗敬山　我的命大！瞧，混身上下，一个零件都不少。来，快让我看看仔子。（接过婴儿，抛起来）嗨！

许毛姐　你疯啦？

罗敬山　看，他在乐呢。（用胡子擦婴儿的脸）好儿子，有出息！

许毛姐　你们俩呀，一个脾性。

罗敬山　毛姐，我临走教你的那几个字都会写啦？

许毛姐　请老师检查。（折了根竹枝，在地上划）

罗敬山　（读）什么是黑的？穷人的脚梗，富人的贪心。什么是白的？地主的瓦屋，穷人的枯骨。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农的血……唔，写得好。（感慨地）毛姐啊，你变啰！

许毛姐　（惊讶地）变了？老了，丑了？

罗敬山　唔，又老又丑，没人要了。

许毛姐　（笑）没人要，我跟伢子过。

罗敬山　（掏出一块印花蓝布）给，喜欢吗？

许毛姐　（喜悦地）头巾！

罗敬山　（用头巾替许毛姐裹起发髻，端详着）毛姐，还记得十六年前那个飘着雪花儿的夜晚吗，嗯？

许毛姐　哪能忘呢！那一夜，我栽倒在山沟里，差点喂了狼，是你砍柴路过，把我从雪地里背了回来。

罗敬山　那会儿，我见你瘦得只剩把骨头，心里直发酸，真怕你……没想到，你现在成了堂堂的苏维埃委员，成了我贤德的老婆。

许毛姐　快说正经的！你们这回打麻城吃了亏，是不？

罗敬山　（豪迈地）三国上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打麻城碰了个钉子，这有啥？革命不能怕跌交！中央代表张国焘同志不是常说，我们要不停顿的进攻，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首先胜利，同志们，勉之，勉之……

许毛姐　还不停顿的进攻哪！看模样，蒋介石已经对俺们发动第四次围剿了。有人劝俺们要赶快坚壁清野，准备上山打游击。

罗敬山　（惊讶）这是中央代表批判过的右倾论调！谁说的？

许毛姐　一个挑伕。

罗敬山　伕子？

许毛姐　乡亲们都喜欢这个人。我也觉着他说得在理。

罗敬山　你说的这个挑伕，长得什么模样？

许毛姐　高挑个儿，脸上红朴朴的。我头一眼见他，觉得好面熟。

罗敬山　哦，你认识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